

亲情家园

方言

■呆头鹅(深圳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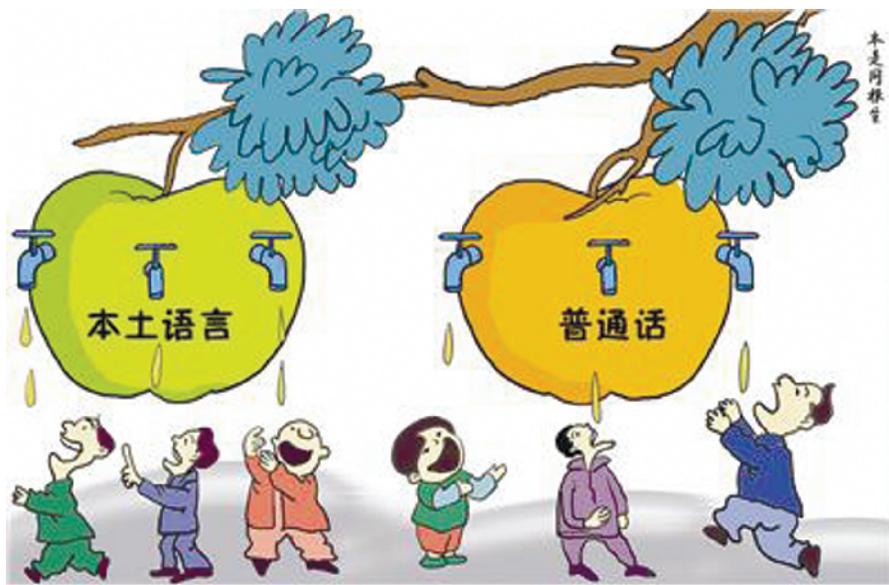
一次回老家办事,办事的工作人员问我:“你不是新田的吧?”我一愣,说我是土生土长的新田人啊。“怎么说话有点不像新田口音?”

没想到在外漂泊十几年,乡音已改,真是让人感慨。在深圳打工接触四面八方的人,听过各地的方言,耳濡目染,说话的口音有稍许改变也不奇怪。在这里,大家都已习惯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交流,时日一长,说家乡话时蹦出几句普通话在所难免。但只是细微的改变罢了,染上北方方言的重口音不可能,学会四川话抑扬顿挫的声调也很难,饶舌的粤语根本学不会,扎根灵魂的新田话也不是想忘就忘得掉的。

有个同事说,进过很多公司,要数有“九头鸟”之称的湖北人最团结,老乡意识最强,同乡关系网结得牢不可破;其次是河

南人、四川人,相比之下湖南人较不团结,老乡关系淡薄。先不管同事说的是不是事实,我觉得即便这样也是因为湖南人没有较统一的方言。

在他乡听到乡音,倍感亲切,方言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在深圳,接触比较多的是广东人、广西人、河南人、湖北人、四川人,这些省份的人基本上可以用统一的家乡话交流,就算有细微的差别,在外乡也可以忽略不计了。唯独湖南人不行,湖南的方言太多太杂,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方言。先不说跨地区,就是和我们新田县交界的宁远、蓝山、桂阳,他们说话的口音和我们县的就大不同。而我们新田一个小县城也有“官话”和“土话”,“土话”又不知道有多少种。我们隔壁村的“土话”和新田县南乡的“土话”就不同。以前碰到一个同乡,满心欢



喜地跟他打招呼,没想到他冷冷抛出一句,“你讲‘官话’还是‘土话’?”我说讲“官话”,他“哦——”的一声,大有冒牌老乡之嫌。

湖南人如果用家乡话交谈如鸡同鸭讲,要是用普通话交谈,又怎么能算是老乡呢?去长沙打工,因为不会说长沙话的缘故一样被当

成外地人。以前我们村里嫁来一个隔壁县的,因为她一口宁远话,全村人都叫她“宁远婆”。

方言是听觉上的身份识别码,不同的方言会让人们彼此变得陌生。所以漂泊在外的这些年,我总感到很难遇到几个真正的老乡。

小小小说

请客

■梁建伟(广州)

大刘有件事想找领导疏通疏通,他多方打听,得知老乡赵大哥门路广,认识的领导多。于是,他想请赵大哥吃顿饭,请他帮帮忙。通过中间人邀约,赵大哥定于今晚在盛昌大酒店四海房和他见面。

大刘很高兴,也很重视,他特意准备了四瓶茅台,早早地赶到了酒店。一进房间就看到赵大哥和两位客人在聊天,大刘连忙迎上去握住了赵大哥的手,“大哥,不好意思,我来晚了。”“来,我给你介绍一下,这位是王局长,这位是吴处长,都是我的朋友。”赵大哥站起来跟大刘说,“你们先聊着,我去点菜”。

这两位客人显然不是大刘今晚的主要目标,客套几句后他借故出了房间,看到赵大哥正坐在大厅里点菜,他静静地站在旁边,心想:既然是请赵大哥吃饭,那就随他点吧。“你先回去吧。”可能是不想让他站在旁边,赵大哥眼皮也不抬地说了一句。“大哥,有件事想请您帮帮忙。”大刘怯生生地说了一句。“等会儿再说吧。”赵大哥还是专心在点菜。“好好,谢谢大哥,那我先过去了。”大刘心想,等会儿再找机会吧。

回到房间,大刘发现有三位新客人坐着喝茶,虽说都不认识,但既然来了,肯定也是赵大哥的朋友。他一边自我介绍一边

递上名片,六个人客客气气地聊着,大刘发现他们互相之间也都是第一次见面。

过了十来分钟,赵大哥又带着三位客人进了房间,“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,这位是孟书记,这位是何教授,这位是高主任。”客人们又是一阵寒暄。沙发已经坐不下了,赵大哥提议大家先坐到餐桌旁。因为互相都不认识,就由赵大哥安排座次。都落座后,孟书记开口了:“加两个位,我还有两个同学。”大刘忙着端茶倒水搬椅子。虽说有服务员,但今天毕竟是请赵大哥吃饭,大刘肯定要表现得殷勤一点。

十个人热热闹闹地聊着,大刘走到赵大哥身边俯首说:“大哥,上菜吧?”“好,上菜!”像将军下达进攻的命令那样,赵大哥这句话响亮而果断。“再加两个位,我有两个朋友也要过来。”王局长说,“我们不用等,他们很快就到。”

菜上齐,酒倒满,赵大哥主持大家喝了三杯。接着赵大哥开始打圈,先敬旁边的孟书记:“书记,感谢,那件事就拜托你了!”两个人相视一笑,碰杯,喝酒。然后是王局长,“局长,我敬你一杯,上次那件事还请你多关照啊。”赵大哥喝完酒跟王局长握了握手。再接着是吴处长,“这件事请处长多操

操心啊,事成之后一定重谢!”

赵大哥敬了一圈酒,对每个人都说了“感谢”、“拜托”、“添麻烦了”,大刘端着酒壶一直跟在他身后,帮着倒酒,心里有点不是滋味。等他敬完酒坐下来,大刘连忙端起杯子说:“大哥,我敬您。有件事想——”“你看,我刚喝了这么多,让我休息一下嘛。”赵大哥有点不耐烦。“好好,您喝茶。”大刘很识趣地喝了自己的酒,感觉这酒有点苦,有点涩。

孟书记的同学来了,王局长的朋友也来了。菜明显不够了,大刘赶紧加;酒也明显不够了,大刘又赶紧买。每个人都喝得面红耳赤,每个人都吃得油光满面,每个人都聊得兴高采烈。唯独大刘若有所失,在这火热的酒席上看着频频举杯的赵大哥,强作笑颜。

“怎么会这么贵!一顿饭两万多?”大刘悄悄出去买单的时候被吓了一跳。“赵大哥给每位客人都买了礼品。”收银员把小票甩了出来,大刘感觉心脏不规律地跳了好几下。

把拎着大包小包心满意足打着饱嗝的客人都送走以后,大刘扶着摇摇晃晃的赵大哥坐下来,毕恭毕敬地说:“大哥,有件事——”“说吧!”赵大哥还是很豪爽的。大刘心想只要赵大哥肯帮忙,这顿饭还是值得的。

这时,他听到了赵大哥响亮的鼾声。

诗人心语

我是一条鱼

■朱洋芳(佛山)

你化作那一朵浪花
在我的世界开了又谢了

我将自己摀进水里
寻找你留下的点点滴滴
天亮时
我已抛却在砂砾里

啊,给我一场浩荡的雨季
淹没那高高在上的陆地
我要等在你必经的低洼
吸引你仓促的足迹

我是一条长着肺的鱼
吻你
是我周期的呼吸
为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
我把我的锋芒摀进肉里

你将我双手捧起
得意地微笑
然后放进另一张网里

随笔小札

布谷声声话清明

■钟瑞华(江门)

转眼又到了清明时节。儿时,每当清明临近,我都跟着父亲一起去干农活。一场春雨过后,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芳香,时而淡雅时而浓郁,和着青草的气息随风飘荡,令人心旷神怡。到了田里,父亲忙着干农活,我则在田埂上玩耍。“布谷,布谷”,耳畔传来清脆悠扬的歌声,抬头看见一只漂亮的鸟儿正站在树丫引吭高歌。歌声清脆嘹亮,在寂静的山谷中久久回响,顿觉一股清泉在心底汩汩流淌。

“爸爸,那是什么鸟啊?”我蹲在长满嫩草的田埂上,好奇地望着扶犁经过身旁的父亲。

“那叫布谷鸟!每当清明快要播种的时

候,它就‘布谷,布谷’地唱歌,‘布谷’就是‘播下稻谷’的意思。它用歌声提醒农民们播种的时节到了,要抓紧时间犁田,播下稻谷……”父亲一边犁田一边跟我说,“不是有句农谚叫‘布谷叫三声,遍地赶牛声’嘛!”布谷鸟的歌声陪伴我度过了欢乐的童年和少年。

还记得有一年清明节,我陪父亲去给爷爷奶奶上坟。我们扛着锄头和铁锹,提着装有米酒、米饭、香肠和鸡肉等祭品的竹篮,穿过山坡,来到爷爷奶奶的坟前。父亲先用锄头和铁锹挖来新鲜泥土把坟莹修葺一新,再用镰刀割去长在坟前和周围的杂草,然后摆上供品,点燃香烛,焚烧一大沓“百元大钞”,鞭炮声带着对先人的缅怀和

祝福响彻山谷,传出好远好远……

“布谷,布谷……”当我们准备离开时,忽然听到了坟头布谷鸟的欢叫声,声声入耳,久久在心头萦绕……我想,大概是爷爷奶奶显灵了,叫我好好念书,不辜负他们生前的教诲吧!

梦里依稀游子泪!如今我漂泊异乡,已经十五年没回老家过清明节了。还隐约记得爷爷奶奶那慈祥的面孔和亲切的笑容,却不能在他们的坟前磕个头。“布谷,布谷”,睡梦中我仿佛又听到布谷鸟清脆的叫声,醒来已泪湿枕巾。爷爷奶奶,原谅不孝的孙子不能回家为你们扫墓,不知道坟头布谷鸟的叫声是否依旧那么清脆婉转?

征稿启事

东园版长期征稿,题材、体裁不限,千字以下短小精悍的文章被采用的几率大,欢迎广东省内作者投稿。请随文附详细地址、邮编或工行账号以便邮寄稿费。

投稿邮箱:
dongyuan_nfgb@126.com